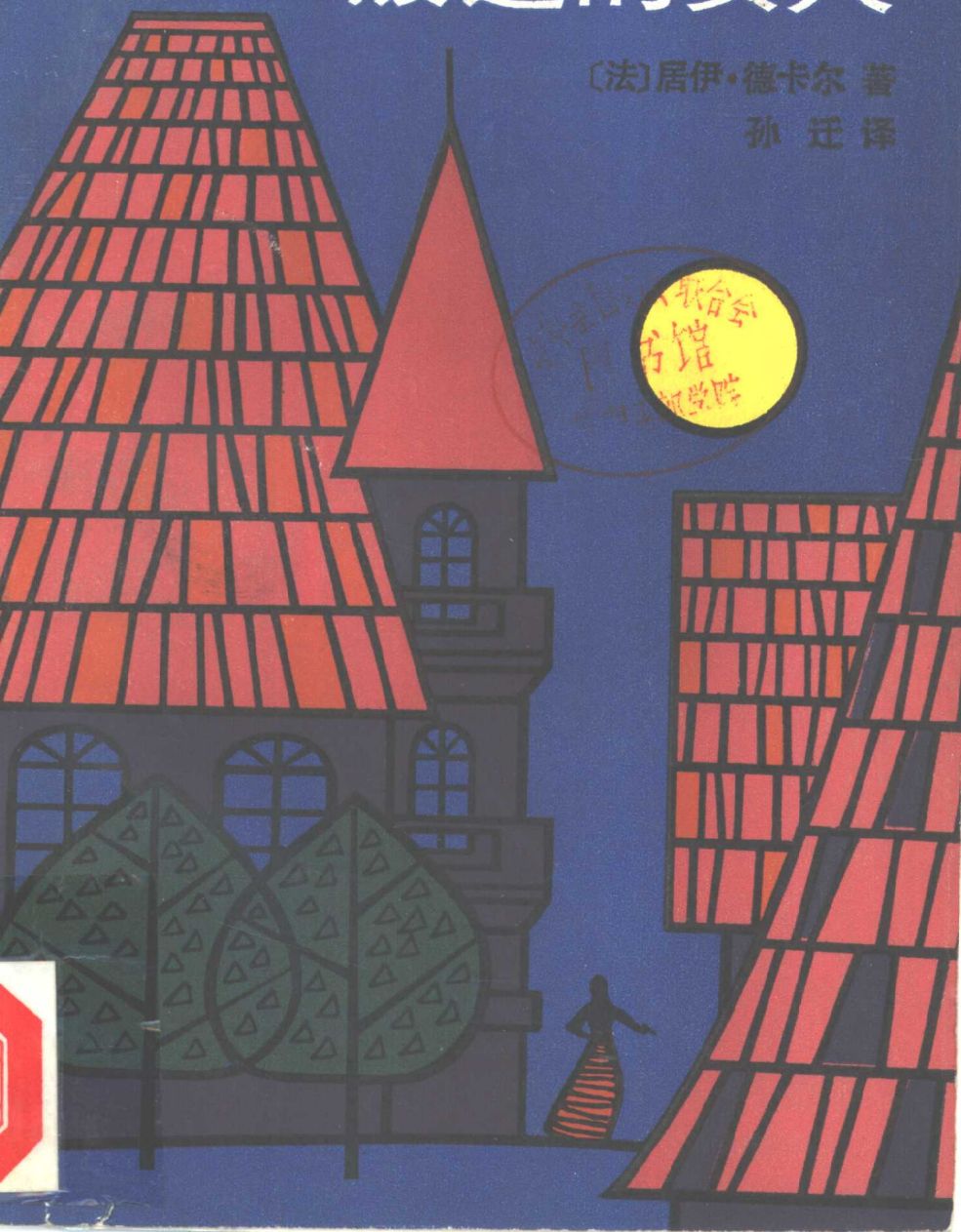


叛逆的女人

〔法〕居伊·德卡尔 著

孙 迁 译



叛逆的女人

〔法〕居伊·德卡尔 著

孙 迂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叛逆的女人

【法】居伊·德卡尔 著

孙 迁 译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200,0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510册

统一书号：10377·31 定价 1.35元

内 容 提 要

法国南希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凶杀案。聪明美丽的大学生瓦莱尔开枪打死了养父、地位显赫的实业家保尔·勒布伦，打伤养母。由于瓦莱尔讳莫如深，拒不说出杀人动机，使得法庭的审理工作迟迟不能进展。在瓦莱尔未婚夫吉尔·比尔尼埃的恳求下，著名巴黎律师维克托·德利奥不畏权贵，仗义执言，以他出色的才能，使瓦莱尔免于极刑，赢得了公正的判决。

小说热情讴歌了瓦莱尔和比尔尼埃的真挚爱情，同时无情地抨击了门阀观念，着力揭露了勒布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贪婪、卑鄙的本质，对资产阶级的伪善和社会的不公正提出义正辞严的控诉。

目 录

委托人.....	1
在法庭上.....	127
死刑.....	245
译后絮语.....	306

委 托 人

他已经不再是“嘴上无毛”的小伙子，但毕竟还称不上是个“男子汉”。他有一头金发和看上去更象是富于幻想而不善于正视现实的明亮的眼睛，这使他具有虽说不是女人的柔媚，倒也缺乏男子气概的那种魅力。他也蓄着时髦的长发，但并没长到荒唐的地步。领带的色调和图案都相当得体，衬衫也很整洁，这与同时代的年轻人相比，足以使他显得不落窠臼。

尽管他是坐在那儿，但看上去身材修长，略微倾斜的双肩使他显得有点儿驼背：这样的无精打采更象是由于精神上的压抑，而不是体质的衰萎。鼓鼓勇气能否再把精神振作起来呢？单靠毅力的奇迹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吗？难道不需要外界的一臂之力吗？

面前摆着一杯啤酒，他对眼前熙熙攘攘的顾客显得十分淡然。似乎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摆脱这种沉默的呆滞状态：不管是川流不息的顾客，托着盘子挨桌递送饮料的堂倌那种舞蹈般的动作，还是盘盏的撞击声和收银机的劈啪作响声，谈话的喧哗以及“双阁”咖啡店的整个烈热气氛，这一切都使他无动于衷。

尽管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而神情显得疲惫不堪，这位

孤客的刚剃过胡子的脸庞仍可以说是漂亮的。嘴巴不大，薄薄的嘴唇并不显得冷酷。棱角分明的下巴本来是性格倔强的特征，但因为忧郁抑或是痛苦而给人以温和、柔顺的印象。他也许是在急切地渴望着什么，不过他在竭力掩饰着这点。那么他渴望的又是什么呢？

面对着已经喝了一半的啤酒杯，他六神无主地这样呆坐了多少时候了？没有人知道。甚至连给他递送啤酒的堂倌也无从知道，虽然这位堂倌从事这个行当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有人问他的话，他也许会说：

“我也说不准这位顾客是什么时候来的了，但肯定说，他坐在这儿已经有些时候了。”

“请来一杯！”一位未通姓名的顾客这样呼叫。

我们看到另一个单身顾客在咖啡店的一个角落刚刚坐下，和上面说的那位顾客只隔着三张餐桌。如果他们想互相看一眼的话，他们可以看到对方的侧影。

新到的这位和那个金发青年迥然不同。他年纪大了许多，完全可以做他的爸爸甚至爷爷。后来的这位顾客长得矮墩墩的，看上去有些邋遢。他进来时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以沉重的脚步向着“自己的餐桌”走去。每天下午的这个时候，他都在这张餐桌就座。完全可以说他是这里的“常客”。堂倌对他会意地眨眨眼睛，似乎在说：

“我看到您啦，等会儿我会把您的‘习惯’饮料送来。我知道您是从来不着急的，那就请您稍候片刻。”

的确，他慢条斯理地脱下那件已经破旧的大衣和一条针织围巾，把它们挂在“自己”餐桌后面墙上的衣帽钩上。在完成这个习惯性的动作以前，他已经把看来没装着多少文件或材料的旧皮包放在餐桌的大理石桌面上。接着，仍旧站着

脱下帽子，也把它挂在衣帽钩上。似乎倒是这顶帽子才使那位孤客从痴呆中醒悟过来。无疑，他很长时间没见过这种帽子了，也许他生来还没见过这样的帽子。这是一顶因风吹日晒而变得发青的瓜皮帽，是眼下已经不再时兴的帽子。因此，凡是还固执地戴这种帽子的人难免显出一种不合时宜的体面。

年轻人的目光从这顶帽子又自然地转移到年迈者的脑袋，仅有的一圈稀稀拉拉的头发已经斑白。巨大的头颅下面是一个粗壮的脖子，前额上布满了皱纹。但这丝毫不影响他面部的矍铄……酒糟般的圆脸中央长着一个过于隆突的鼻子，浓乱的眉毛下面是一双细小的眼睛，由于架着一副度数很深的夹鼻眼镜而无法辨别眼睛的颜色。然而这并不重要，他的目光仍然炯炯有神。

架在鼻梁上的夹鼻眼镜也象瓜皮帽那样地令人神往。一根黑色细绳系在耳后的金属环上。这是保证这个视觉工具不致脱落的唯一安全措施。无疑，这位年轻人很久没看到有人戴这种古怪的夹鼻眼镜了。

最后，鼻子下面相当浓密的八字胡也已经花白，嘴巴周围略显稀疏的胡须给面部增添了慈祥善良的神韵。

这位肥胖的主顾入座甫定还没来得及招呼，堂倌就已经送来了饮料：一杯浸剂。堂倌一边把咖啡壶和杯子摆在餐桌上，一边说道：

“当心，律师先生，这是滚烫的！”

“我的好朋友，这正是我想要的……”

这时，金发青年象是完全恢复了知觉似地低声向从他身边经过的堂倌问道：

“劳驾，您能告诉我这位先生是谁吗？”

“您不认识他？”堂倌诧异地反问道：“看来您不是这儿的常客！差不多四十年了，他每星期都要光顾这里三次，而且是在同样的时间。”

“为什么三次？”

“为什么？最好您去问他本人吧。我觉得他总是在法院有公务的日子就会来这儿。这是德利奥先生，律师。”

“他有名气吗？”

“有没有名气？在我们‘双阁’咖啡店当然如此！噢，对啦，报纸上很少谈到他，但在这儿工作比我早的伙计们说，他可是位了不起的律师！我是在这里给他送橄榄花茶才认识他的，至今也已经五年了……不过对面的堂倌小头目奥古斯特认识他比我早得多……请等一等，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吧。……奥古斯特！”

被招呼的那人走过来。

“这位先生要打听德利奥先生的情况。”

奥古斯特流露出狐疑的神情，然后向这位好奇的客人问道：

“您总不该是新闻记者吧？”

“不是。”

“那就好。德利奥先生顶讨厌记者！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也许正因为这样，他只在高兴的时候才接受委托。……您想了解些什么呢？”

“为什么大家说他是了个了不起的律师？”

哦，这话说来就长了……我还有事……不过我可以告诉您，他是十五年前出了名的，当时他在刑事法庭为一个犯人辩护，最后犯人被告无罪。那个犯人是先天聋哑，其他律师都不肯当他的辩护人……”

“怎么回事?”

“就这些，我都对您说啦！这件事曾经大为轰动！就是现在我还听到法院的不少人在这里大谈此事。”

“他自己呢?”

“从来不提！他不爱讲话，而且一般说来，他不愿攀谈。”

“那么从此以后，他又为其他犯人辩护过吗?”

“这个，您问得未免多了点儿吧！不过我觉得他倒是常在轻罪法庭辩护……有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向我吐露隐情，相比之下，轻罪法庭有趣得多。”

“您能否把他的全名告诉我?”

“德利奥……维克托·德利奥先生……是，我就来！”

最后这句话是对大厅另一端喊“堂倌！”的顾客讲的。

金发青年开始目不转睛地端详起律师来。后者正全神贯注地用汤匙搅动杯子里的糖块。以莫大的好奇心盯着看的年轻人，对他油然而产生了本能的好感：他发现这位老者身上蕴含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善良。这种好感并非出于堂倌的寥寥数语，倒是此人的魁梧的侧影使然。人们感到，在他那极为谦恭的外貌下蕴藏着对隐秘的灾难能够表现出容忍与谅解的精神力量。对他注视越久，越发觉得他属于完全可以信赖的那一类人。也许这种想法未免显得荒唐可笑，不过只要你凝视他片刻，你就难以抑制这种好感的激浪在胸中翻腾。

蓦地，年轻人似乎受到内心命令的驱使：“勇敢点儿，重新振作起来，去向他倾吐连日来折磨着你的痛苦吧，这种痛苦已经使你失魂落魄……这个人肯定会对你表示同情的……”

“您是德利奥律师吗?”

“正是我。”

“对不起，律师，我不得不打扰您，我必须和您谈谈……我叫吉尔·比尔尼埃……您允许我和您谈几分钟话吗？”

“先生，一般我不愿在咖啡店里会晤或交谈……也许这会让您感到奇怪，不过我还是需要说明，我到咖啡店来只是为了能安静一会儿……我看您好象十分痛苦，我可以听您讲两分钟。请说吧。”

“一起凶杀案……”

律师不再摇晃杯子里的糖块，停顿了一下说：“这么说，您需要法律咨询？我先告诉您，这只能在我的事务所进行，而且还必须是预约。”

“律师，事不宜迟呀！”

他的语气显得极为恳切，以致老人只好说：

“急迫到如此地步吗？……您就是凶手？”

“不，行凶的是个女人……”

“她是您的亲属？”

“是我的未婚妻……刚刚被捕。无论如何我要给她找个辩护人……”

“为什么又偏偏来找我？”

“我也说不上……我只是受本能的促使……刚才我看到您走进咖啡馆，然后入座……我向堂倌打听您。”

“所以您知道我叫德利奥？”

“正是这样……”

“您不觉得这样就找我作律师有些唐突？”

“堂倌还告诉我说，您曾经为一个被指控谋杀罪的残废人辩护，最后他得以被宣告无罪。”

“您以为这个考证就很充分了？”

“他还对我说，您是一位了不起的律师，从那次诉讼以后

您就名闻遐迩了。”

“他居然讲了这么多？以后我真不敢再到这个咖啡店来了。至于我的所谓名气，还是不谈为好！我当之无愧：我这一行或许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出名，不过只是昙花一现、过眼烟云而已。……不要以为我偶而做过一次重罪法庭的律师——而且是由法院指定的——我就成了重罪法庭的律师了。我不过只是轻罪法庭的一员。赫赫有名的律师大有人在，我的同行之中很多人比我高明，他们肯定会愿意听您陈述的。亲爱的先生，我认为我俩的谈话至此已经结束。”

“律师，我之所以找您，正是因为我求教无门哪！”

“至少您说话是坦率的！换句话说，我是蒙您倾吐衷肠的第一个律师了？”

“正是如此。”

“这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过问此事！此处毕竟不是谈话的场所。这是我的住址。”

他把住址写在一张小纸条上。

“我住地离此不远。既然事情是象您刚才说的那么紧迫，我很理解，您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等一会儿，您到我家来找我：我在19点整接待您。但我必须重申一次，这不等于说我已经承担了义务。也许在听了您的陈述以后，我会向您推荐一位对此类案件更为内行的某一位同事。现在您可以回去啦。眼下我不愿多谈了，请让我安静地喝我的椴花茶吧！瞧，茶已经凉了。”

“我很抱歉。”

“回去吧！堂倌，请另换一杯椴花茶！滚烫的！”

年轻人把自己该付的钱放在餐桌上就匆匆地离去了。

当堂倌送来第二杯椴花茶时，德利奥对他说：

“你太多嘴了！你会使我的主顾误事的。”

“可是，律师，是奥古斯特把一切都讲了，不是我……”

“奥古斯特！好象他对律师这一行多么熟悉似的！”

“是的，因为他来这里以后经常和律师打交道，他耳闻目睹的多了。他还说您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律师呢！”

“真是闻所未闻！咖啡馆倒使人享有在法院里都不曾有的声誉！”

“律师，咖啡馆确实不能小看的！”

当已经向律师作过自我介绍的吉尔·比尔尼埃跨进圣佩尔大街一幢土灰色破旧楼房，登上第六层，小心翼翼地叩着楼梯平台的房门时，他对于能否受到律师的接待仍然疑虑重重。自从他匆匆地离开“双阁”咖啡店的时候起，一直在琢磨刚刚发生的事情是梦境呢，还是一时的幻觉，抑或自己确实遇到过一位律师，一位和他定过约会的实实在在的律师。

但是门一开，他的疑团顿时烟消云散了：出现在他面前的正是维克托·德利奥……穿着一双绒绣拖鞋和睡衣的德利奥。睡衣的难以形容的颜色说明它已经很陈旧了……亲自开门迎客的德利奥先说道：

“您是个很守时间的小伙子，这已经是你的一个优点。请进。”

前厅里摆的满是各式各样、产地不同的家具物什，使人想起巴黎旧货市场里的一间店铺。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从中世纪的带镜大衣橱——它俨然象个哨兵——到直接竖在地板上的板画（也许房子的主人还没来得及把它们挂在墙上）。不过，从保存的这些怪里怪气的家具和陈设判断，律师

住在这儿恐怕已经有相当年月了。

拜占庭式的天花板上的吊灯射出的微弱光线使人看出，在这个神秘的房间里，到处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

律师把来访者引到一间工作室。它很可能既是工作室，又是这套简陋公寓里唯一的会客室：这里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真是汗牛充栋，似乎地板都要给压塌了。这里比前厅还要阴暗，因为全部照明设备就只有写字台上的一只绿色台灯。

“请坐，比尔尼埃先生。”律师指着写字台前边的一张扶手椅说。同时他自己就坐在对面的软席转椅里。他接下去说：“因为这还不是法律咨询，只是一次私下交谈，所以我宁愿坐在写字台的这一边。现在您只是一位普通客人……如果我把您看作我的委托人，我立刻会坐到写字台的后面去。到那时，您和我，我们也许就会以另外的方式探讨问题了。如果我们分坐在写字台的两面交谈，就会使人感到不大自然，那就会有一种法律咨询的气氛。相反，当我们不隔着任何东西谈话时，这就是一般交谈，我们也觉得自然得多。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律师，您这样盛情地接待我，真使我感激不尽。”

“年轻人……我这样称呼你不会使你不高兴吧？噢，对啦，你多大了？”

“二十六岁。”

“我再重复一次，年轻人，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对我——，我讨厌什么感谢之类！这都是废话。好啦，现在我听你讲。”

“我尽可能长话短说吧。刚才在‘双阁’咖啡店我已对您说过，瓦莱尔已经被捕。”

“瓦莱尔？你未婚妻的名字？”

“是的。”

“多么迷人的名字，而且一点也不俗气。她姓什么？”

“勒布伦。这是她父亲的姓。”

“不姓父母的姓那倒奇怪了！”

“事情是这样的：她六岁时由勒布伦夫妇收养了。在这以前她不是这个姓。她原是由国家收养的弃儿，换句话说，她是由国家收容所抚养的。”

“我愿提醒你，这个机构今天已不这样称呼了，因为这个名字有些贬义，甚至可以说带有侮辱性质。现在正式改名叫‘儿童社会救济院’了。”

“是这样，瓦莱尔也给我提起过。”

“我们还是谈谈瓦莱尔吧，她多大了？”

“五月五日她刚满二十一周岁。”

“换句话说，六个月以前她就是成人了，所以能决定自己的终身了。她漂亮吗？”

年轻人的面颊有点儿绯红起来，回答说：

“非常漂亮！”

“兴许你身上有她的照片？情人或者未婚夫妇常常是这样的……因为你刚才对我说她是你的未婚妻？”

“是这样……”

“那就不必客气啦，快把照片拿给我看看，肯定是放在你的钱包里，而且还是贴胸放着的。”

踌躇了片刻之后，年轻人果然从钱包里把照片拿了出来。律师对着照片凝视了一会儿，微笑着说：

“无可争议的第一个看法是，她不仅漂亮，简直是标致……而且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出，本人要比照片美得多。”

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你很有眼力。她的头发象是深栗色的，地中海型。她对你谈起过她的生母吗？她见过她的生母吗？”

“她从未谈起过这些。”

“一般说，收养的孩子也都是这样的。”

律师手里一直拿着那张照片，继续说：

“你是金黄头发，清澈的眼睛。你们两个倒形成可喜的鲜明对照。她的前额显得仿佛很有主见。请问，我没有说错吧？”

“瓦莱尔做事一向胸有成竹。”

“我看得出……”

这时律师方把照片还给他说：

“说心里话，你真的已经爱她爱到非娶她为妻不可吗？”

“我很爱她。”

“你讲得如此自然和自信，所以我毫不怀疑你的感情。

那么她对你如何呢？”

“她对我的感情就象我对她那样深厚！”

“如此说来这是纯真的爱情了？”

“我想是这样……”

“你们是何时何地相识的？”

“在南希。当时她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我是因为受我在巴黎工作的单位，即设计院的委派，到蓬塔姆松的钢厂去实习……到今天恰好整整一年了。”

“这么说，当时她是二十岁，你是二十四岁。你是工程师？”

“我是中央工艺学院毕业的。”

“啊！好极了！什么名次？”

“第十六名。”

“真是锦上添花！现在给我谈谈你们初次相遇的情况吧。”

“律师，您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是什么情形的。蓬塔姆松并没什么好玩的地方！我在南希市的一位老太太家租了一个房间。每天我开着我那辆 Vc 2 型小车去蓬塔姆松上班。但在周末和节日期间……不管怎么说，还是南希更有意思，那儿有很多大学生。正是在一次大学生舞会上，我俩彼此发生了好感……于是我们就离开舞会，到一家唱片俱乐部跳舞去了。”

“如果这些唱片俱乐部的墙壁能说话的话，肯定可以向我叙述许多趣闻！”

“次日星期天，我开车带她到郊外兜风，她就成了我的情妇。”

“原来如此！居然毫不浪费时间？”

“既然我们已经相爱了，还有什么好说呢？”

“自从这次神圣的时刻以后，你们的关系一直没有断过？”

“在我实习期间的三个月里，我们天天都能见面，但此后我不得不返回巴黎工作……我只能在周末去南希。”

“一直开着你那辆 Vc 2？”

“一般都是乘火车，特别是在冬天。”

“刚才你说这个姑娘成了你的‘情妇’……你不觉得这个字眼用在如此年轻的情人身上太过分吗？你不认为使用‘女朋友’这个词更贴切些吗？”

“瓦莱尔可说是天生的情妇：她与那般小朋友毫无共同之处！她的确有十分突出的个性……”